

四川最大帮会——
太和帮最真实的
浴血生存
传奇实录

至死已末著

凤凰出版社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

创龟儿子祖坟

至死已未著

凤凰出版社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川帮. 2 / 至死已未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1.1
ISBN 978-7-5506-0095-9

I. ①川… II. ①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52839号

书 名 川帮2

著 者 至死已未

策 划 林千羽

责任编辑 王志钧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16

印 张 20

字 数 330千字

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

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095-9

定 价 29.80元

(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6)

目录 | 第二部

第一章 仇，一定要报/001

第二章 挖坟盗宝/015

第三章 十七岁的我们/035

第四章 隐藏的势力/045

第五章 抓鱼/071

第六章 逼问/089

第七章 废了老六/105

第八章 再见黑老大/119

第九章 做掉赵海/139

第十章 自首/155





第十一章 壁山大墓/171

第十二章 捣场子/187

第十三章 栽了/207

第十四章 谈判/223

第十五章 正式成立“太和”帮/239

第十六章 再见叶哥/251

第十七章 插曲伏笔/265

第十八章 寻人/279

第十九章 以一敌百/293

第二十章 李老三结婚了/309



川

第一章

仇，一定要报

那

酒席最终没吃成，因为陈卫国坚持要去看张猴儿。他说：“老子心里堵，什么也吃不下。”事情的具体经过，阿兵在去医院的路上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陈卫国听了没发表任何意见，只是一张脸阴沉得像是随时要杀人的样子。

张猴儿想过，卫国迟早会到医院看他的，只是没想到卫国来得这么快，在出狱后不到三个小时就来了。不是叫这帮小子瞒着的吗？其实，他也并不是不想让卫国知道，他废了，难道不想自己大哥帮自己主持一个公道吗？在心里他是把卫国当大哥看的。

可是，在卫国坐牢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卫国心里有他的伤心。伤心什么？傻子都知道，是伤他的家人！虽然卫国在表面上看来算不上一个大孝子，但是在心里，几个兄弟都是知道的，他其实挺爱自己爸妈，也挺喜欢自己的几个哥姐。这次出狱，张猴儿知道卫国绝对是要回家看看的，如果老老实实的，说不定能缓和一下和陈叔的关系；如果摊上他这档子事儿，以卫国的个性，绝对是要替他出头的，那后果就是卫国和他家里的关系彻底恶化。张猴儿不愿意看到这个。

看见病床上的张猴儿，陈卫国一阵阵地心酸。他承认自己的是个不太会克制情绪的人，至少现在这年纪不会，说穿了，就是个想笑就笑、想哭就哭的人。但现在，陈卫国在忍！他不想掉眼泪，他不想张猴儿看见之后更难过。



妈的，自己入狱前他还是个精精神神，透着一股机灵劲的小子，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啊？比以前更瘦，脸的两边都凹进去了，神情尽是憔悴，从眼神中也看不到以前那股子冲劲了，反而有些颓废。

坐在病床边的凳子上，陈卫国握住了张猴儿的手。他想安慰下这小子，却花了一分钟来平复自己的情绪，最后好不容易挤出了一个显得轻松一点儿的微笑。陈卫国问道：“臭小子，还能不能抽烟？能不能喝酒？”“能！”也许乐观的情绪能感染人，张猴儿这句话答得总算有些以前的风采了，也透着一些精神了。

“能治好的，就算我们几兄弟去卖血，也给你弄到全国最好的骨科医院去。这不是安慰，是我陈卫国说的！不就TM一个粉碎性骨折吗？我们不怕它！”抽出了握着张猴儿手的右手，陈卫国拍了拍张猴儿的肩膀，眼神里全是坚定。

“真能治好？”看着卫国那么自信，张猴儿好像也看到了希望。这里的医生说了，他这右腿粉碎性骨折，即使最后养好了伤，也要成瘸子，他想着就觉得难受。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如果卫国说能了，他就能安心地相信能治好。

“日，我啥时骗过自己的兄弟，能！”陈卫国答得无比坚定，然后给站着的其他兄弟悄悄使了个眼色。大家也懂这意思，纷纷说：“能，怎么不能！”

张猴儿终于笑了，他第一次对自己的腿伤有了些自信。可是他还是担心，想了半天，小声说了句：“卫国，我们现在没钱啊……”陈卫国手一挥，打断了他接下来要说的话，他知道张猴儿要说他们的家底儿都给弄没了。

“我这不是出来了么？其他你别担心！”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张猴儿却觉得无比安心。在这两年多的日子里，他最想的就是卫国能出来，他累啊。嗯，既然卫国出来了，一切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以前不就他领着他们几个拼出来的么？忽然，张猴儿觉得有些困了，想好好睡一觉。说实话，这段日子他压根儿就没好好睡过，这下想睡，是真的放心了的表现。

大家都看出了张猴儿的倦意，就没再多说什么了。轮班守着张猴儿的几个兄弟都知道，这小子入院以来，的确没好好睡过觉，能让他好好睡一下，那再好不过了。

兄弟之间也不用太多废话，陈卫国刚才已经把该说的说了，然后吩咐了张猴儿一句“把内伤好好养好之后，就转院去医脚”的话，之后也起身离去了。

不过他们并没离开医院，而是去找了医生。陈卫国想知道张猴儿到底有没有可能不变瘸子。其实，刚才那话，陈卫国心里也没底。

医生对张猴儿这个病人还是相当有印象的，他受的伤可不轻，虽说当时在壁山的医院处理过，但他还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多处擦伤之类的就不说了，肋骨



断掉两根，全身多处骨折，最严重的是右小腿的粉碎性骨折，还有身体内出血，脾脏破裂，还有一处疑似枪伤。按说这情况应该报警的，不过身为主治医生，这小子的几个朋友还是给了他不少好处的。既然是疑似，那就……不得不说，这个病人的确有些命大。

面对着焦急地来询问的陈卫国，医生考虑了半天，说了句：“也不是完全没希望，如果能去北京、上海那些以骨科出名的大医院，可能有一些希望能治好，至少走起路来看不出来瘸！”陈卫国点了点头，算是暂时安心一些了。既然有希望，那就值得去拼一下，至于什么费用之类的，他根本就没考虑。

回到了熟悉的院子，陈卫国扔下包，都没来得及休息，就把几个核心兄弟召集在一起了。他们要开个会。本来不想让长森参与的，觉得他还小，可这小子说什么也要听，也就由着他了。

“是谁做的，你们查出来没有？”单刀直入地，陈卫国就问了这个关键问题。如果知道是谁做的，他要这个人的命！

众兄弟摇了摇头，显然这事儿还没头绪。

“事情发生都有十天了，你们就没去找过三头儿？”陈卫国继续问道。

“去了，我亲自去的，他跑路了！”李老三眼神里透着冰冷的光芒。让这个不爱动的人亲自去找，可见李老三有多恨他。如果三头儿没跑路的话，绝对只剩半条命了。

“马愣子呢？”陈卫国就不信，穿连裆裤的这两兄弟，关于三头儿的事儿，马愣子就半点不知情。

“找到了，什么也没问出来！”李老三摇了摇头点了支烟。陈卫国什么也没说，他不甘心就这样线索全无，他也知道，以老三的冷血都没问出什么来，其他人就更不行了。想了半天，陈卫国才开口说了句：“明天，就明天，老三再和我去一次，找马愣子！”

而那次小会，关于钱的问题，陈卫国就只说了一句，把车先卖了吧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陈卫国他没想到，一出狱就要面对那么多事儿。他心烦意乱的，就是想先找出动张猴儿的凶手，其他还真没心思管。

阿兵告诉他，现在下乡收货已经不像前两年动不动就能收到好货了，即使走再偏僻、再远的小村也不行。而且，现在的“穿山甲”有很多也不肯把货卖给他们这些二手倒卖人了。况且，就在这片市里，想分这杯羹的人也越来越多……总之，一句话，情况并不容乐观，简直能说有点艰难。加上手底下还有那么些小弟要养，所以，也难怪张猴儿把那些家底儿看得那么重。



呵，原来哪条道都是不好混的！特别是自己现在走的这条道，看似风光，却动辄就要以生命为代价，背后还要面对失去亲人的痛……躺在床上，陈卫国觉得自己此刻想的问题有点深沉了。张猴儿的这次重伤，让他意识到，以后自己的每一步真的要小心再小心。除了这个，还要比别人更狠。呵呵，比别人更狠，这是在厂里安心工作时的他能想象的吗？第三次，陈卫国开始问自己，后不后悔？这一次依然是不后悔。就算想到了那么多，但是他还年轻，还有着对以后风光生活的向往，这是人的本性。更舍不得的就是这帮跟着自己拼死拼活的兄弟，不管是对是错了吧，我一定要让大家都过上风光的生活。

想到这里，陈卫国从床上一跃而起，让周大汉把他夏天最能见人的衣服给翻出来。

“干啥呢？都晚上八点了？”周大汉有些疑惑不解，不过还是把自己最好的一件白色短袖衬衣给卫国翻出来了。卫国这人不注重衣着，有啥事儿的时候，就长期找他借衣服穿，谁叫他俩身材差不多呢？

“回家！”陈卫国简单地答了一句。周大汉不说话了，他知道卫国怕提这个……

一边扣着衬衣的扣子，陈卫国一边想着，自己这临时起意的回家，该给家里人带点什么呢？好像晚上也没什么东西卖的了。刚才那“回家”两个字，把他心里刺痛了一下，自己出狱了，就算父母没来看自己，当儿子的也该主动去看他们，这事儿能拖几天？明天要和老三去找马愣子，这一耽误，不知道几天以后了，当儿子的不能这样……

这时的陈卫国哪里能想到，他这次临时起意的晚上回次家，就让他们父子的关系糟糕到了更厉害的程度，因为他们展开了最激烈的一次争辩。

站在家门口的时候，陈卫国有些紧张，他甚至反复地确认自己的衣服是否干净。磨蹭了半天之后，他才去敲响这扇让他既想念又害怕的门。

开门的是卫国妈。当她打开门以后，看见是自己两年多没见的小儿子时，先是一呆，然后眼眶就红了，接着捂着嘴，再就是慌忙地擦了下眼睛，一只手就紧紧地逮着陈卫国的手不放了。

她怕儿子转身又走掉。母亲的心思是复杂的，有时也恨这儿子不争气，当一见到了，想着的全是儿子会不会转身走掉。他一定怪自己今天没去接他了，其实，她想儿子啊，主要是老头子他……

陈卫国紧紧地握了一下妈妈牵着自己的手，他发现自己有想哭的心情，却没



有哭出来。想起两年多以前，自己几次在家门口哭的情形，陈卫国有些感慨，难道两年多的监狱生活让自己变得成熟了？成熟的表现就是已经能刻意地克制自己的情绪了，今天，在医院面对张猴儿的时候也是这样。

陈妈倒是没有想那么多，而是赶紧地、用力地把陈卫国拉进了屋。不得不用上“用力地”三个字来形容，这个当妈的是多想自己的儿子啊，也多怕儿子就在门前站站，然后就走了啊！

进了屋，陈卫国首先就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爸爸。老爷子一见是卫国，嘴角动了一下，但什么也没说，眼神里明显闪过了一丝挂念混着安慰的目光，但他还是倔犟地盯着电视，仿佛没看见陈卫国一样。

但就是这样，陈卫国也松了口气，爸没有开口赶自己走，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了。

“老头子，今天你要再敢赶儿子走，我就和你离婚！”陈妈怕陈叔又发脾气，赶紧威胁了一句。

陈卫国一听，乐了，这老太太啥时候学得那么时髦？还离婚呢！那在八十年代可不是一般人能说、能考虑的事儿，哪像现在，离婚有时就跟吐口口水似的轻松。

看见卫国笑了，陈妈也高兴，忙问儿子饿不饿，要不要吃点啥。卫国一听这个，可就馋了，中午的时候，面对那么多好菜，他都没这样，想吃都能忍，但是妈妈做的，那是他在监狱里一直想念的啊。

“嗯，还真饿了。妈，你给我下碗面吧，我就想吃你做的！”难得陈卫国也能像个小孩子一样地撒撒娇。陈叔一听冷哼了一声，陈妈立刻瞪了他一眼，然后转头望着陈卫国，笑得跟朵花儿似的，忙不迭地说：“妈马上给你做去！”儿子最想吃她做的东西啊，她高兴！

陈卫国走到沙发旁坐下，他尽量想让自己自然点儿，可这两父子的情形还是有点尴尬，谁都不知道说什么，都只好傻愣愣地盯着电视看。陈卫国的的心思当然不在电视上，他知道他爸的也不在……

不一会儿，陈妈就把精心做好的面条给端出来了。想着儿子在监狱里受了苦，她特地在面条下狠狠地卧了三个鸡蛋。这老太太，也不管卫国是否吃得下。

“赶紧，趁热吃啊！”陈妈把面递给陈卫国。

陈卫国早就被这熟悉的香味弄得直吞口水，接过之后，也不客气，呼呼地就开吃了，那个香甜劲儿就像在吃什么山珍海味似的。

“这孩子……”陈妈叨念了一句，眼里尽是笑意。



陈叔此时也看着自己狼吞虎咽的小儿子，眼里全是慈爱的眼神，毕竟是自己的么儿啊，当爸的，能不疼他吗？只是这小子……陈叔想到这里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

陈妈看着陈叔的眼神，再听见了那声叹息，怕老头子又抽什么疯，立刻对着正在吃面条的陈卫国说道：“卫国啊，慢点吃！”陈卫国含糊地嗯着，手上的动作却没慢下来。妈妈做的东西就是好吃。

陈妈想着，自己夹在丈夫和儿子中间，太难受了，也该缓和下这爷俩儿的关系了，跟着就说了句：“卫国，你知不知道，今天你爸不让我们去接你，但他自己去看你了，就躲在监狱门外，你哥陪他去的。回来你哥就说，这老头看见你出来眼眶都红了，就是打死也不想上去叫你一声。”陈叔一听，可能有些不好意思，哼了一声，转过头去了。陈卫国停下了吃面的动作，顿了半天，才喊出了一声爸。刚才那个停顿是因为，他鼻子一酸，又想哭了。

陈卫国这声爸，叫得陈叔眼眶一热，已经两年多没有听见儿子这样叫自己了。

陈叔沉默了，卫国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只好埋头吃面。陈妈比较高兴，她觉得这样父子关系总算能有些缓和的迹象了。

半晌之后，陈叔开口了：“卫国，你还是搬回来住吧，就算暂时找不到事儿干，我和你妈养你都成！”听了这话，陈卫国说不感动是假的，但是，陈叔这个建议对于现在的他来说，已经不现实了。斟酌了很久，他才小心翼翼地陈叔说道：“爸，我不是不想回来，但我不能不管我那帮朋友啊！”陈叔眉头一皱，想发火，但又忍了，转头招呼陈妈说道：“我和儿子说点事儿，我们进卧室说去，你看会儿电视。”

陈妈点头应了，她知道她在这里陈叔会认为她护着卫国，有些话就不好说了。

进了卧室，陈叔掏出烟来，递给了卫国一支。卫国接过了，点上，闷闷地也不知道说什么，他觉得他现在说什么都是错。

陈叔也把烟点上了，考虑了半天，才说道：“卫国啊，其实你回来也好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们一群人混在一起真的没什么前途，说不定把大家都害了。”陈卫国还是闷着头不说话，他心里清楚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他已经不太可能听陈叔的了。

陈叔以为卫国已经被说服了，还在继续说着：“你想，你们几个搞在一起，



打架已经出了多少事儿啊，还不如各自回家，安稳地过日子多好，是不是？你还在那儿领着头不学好，怎么能行？”“爸，我没有领着他们不学好！”“怎么没有？你自己说，你坐牢不说，他们也跟你进了几次局子？！”陈卫国忽然觉得有些憋闷，也有点火儿，于是有点大声地说了句：“我们就没主动惹过谁！难道别人整我们，我们就要忍着吗？”陈叔见陈卫国犟嘴，也有点冒火儿，说道：“别人惹你，那别人怎么不来惹我？”“反正我没主动惹过事儿，而且现在我们也靠自己养活自己，过得挺好的！”陈叔努力把火儿压了又压，才缓声说道：“卫国，不管以前谁对谁错吧，以后都可以好好过日子。你直接跟我说吧，愿不愿意回来？”陈卫国揉了揉有点发疼的眉心，他知道这个问题避不过，就直接说了：“爸，我现在没办法回来，我不可能抛下我那帮朋友！”“你不抛弃你那帮朋友，你的意思就是要抛弃我和你妈了？你这是害你那帮朋友知道不？”已经压不住火儿的陈叔声音已经提高了起来。

“我怎么就要抛弃你和我妈了？爸，你不至于容不下我的那些朋友吧？你也见过他们的，他们又不是什么坏人！”陈卫国努力、耐心地解释着。

“我没有容不下你的那些朋友，你们以后改好了，还继续当朋友就是了。我是容不下你这样不学好！我不管，反正你给我回来，不然你就别认我这个爸！”“爸……”陈卫国觉得自己有点无力了。

“到底回不回来？”陈叔步步紧逼。

“爸，我们现在真的能自己养活自己！”“养活个屁，你们做的那些事儿，哪件干净了？”陈卫国一听这话，也发火了：“怎么不干净了，我们一没偷，二没抢！”“那你们打架伤人就是对的？你爸我这辈子还杀过人哪，那杀的都是什么人？是敌人，是为了国家，你呢？”“我说了，我没主动惹过谁！”“你到底回不回来？”“我现在不能回来，我要和我那些朋友在一起！”陈叔一听这话气得手发抖，指着陈卫国连说了三个好字，然后吼道：“不回来就马上滚。老子不该心软，以后就当没你这个儿子！”陈卫国看着气成这样的父亲，没由来地就一阵心酸，但他知道，这矛盾根本不可能解决，只能叹息了一声，说了声：“爸，那你以后保重。”然后站起来，转身走了。

“滚！！！”陈叔大喝了一声，然后抓起床上的枕头，给陈卫国扔去。陈卫国快走到卧室门口时，猛然就被砸了一下，但不疼，他知道是爸扔的，但他还是没有回头，打开门走了。

陈叔捂着胸口颓然坐在了床上，他实在拿这不争气的儿子没有办法，他难受啊！



不一会儿，陈妈也跑了进来，问道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又跟儿子说了什么？他走了，我拉都拉不住……”“不要理那个混账，以后当没这个儿子！”陈叔铁青着脸吼道。

“你看你这是……”陈妈不明白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一转眼工夫，就闹成这样了。

陈叔捂着胸口，气得一口气差点就喘不上来了，一下子就半躺在床上。陈妈一下慌了神，也再不敢提卫国的事儿了，赶紧给陈叔抹着胸口。这老头子，就是气性太大了！

“卫国，这次回家怎么样，和陈叔的关系好一些了吧？”见着陈卫国回来，吴胖子赶紧贴了过去，问起来。也难怪他这么问，因为卫国回来的时候，脸色挺平静，看得出来有多伤心和难过，跟上几次完全不一样。

“嗯……”陈卫国含糊地应着，顺便点了支烟。说真的，他不想因为他的事儿，让兄弟们有压力。

“哈哈，那就好，那就好……”吴胖子高兴地拍着卫国的肩膀，乐呵呵的，仿佛他跟他爸闹了事又和好了一样。

李老三看着卫国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，开了口，想问点什么，结果话到嘴边，却成了：“卫国，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出发吗？”的确，李老三觉得陈卫国不是真的高兴，相比较之下，他没有周大汉和吴胖子那么神经大条。但卫国不想说的私事，他也绝对不会多问，不仅是对卫国，他们几兄弟之间都是这样的。

“嗯，一大早就出发。”吸了口烟，陈卫国又问道，“阿兵呢？”他是在故意转移话题，怕吴胖子还提起他的家人。

“在院子里呢，你没看见啊？被大汉拖去打牌了。大汉说阿兵太无趣了，连牌都不会打……”吴胖子滔滔不绝地说着。

“嗯，那让他们玩吧，我去冲个澡，这天气太TM热了！”陈卫国觉得自己有些难受，想独处一下，就脱了上衣，准备去洗个澡，也好整理下自己的情绪。

走到门口时，他又转身对李老三说道：“老三啊，你也早点睡，别看书了，明天一大早我们得出发呢！”

你别看赶到马愣子家的时候，已经下午三点左右的光景了，马愣子还真不在家。就他那贤惠的媳妇儿在，说是马愣子出去干活去了。



“没事儿，我们就在这儿等他！”李老三把随身背的包往饭桌上一扔，搬了个凳子，就在门口坐下了。

说实话，马愣子的婆娘有点怕这个男人，上次就他带了几个人，凶巴巴、冷冰冰地问自己男人的话，看样子，还差点动手。具体说些什么，这女人不知道，因为，他们是在后院问的话。但她就觉得，这书生一样的男人对自己男人凶了就不是好人。

“嫂子，你知道老马在哪儿干活吗？不然我们去找他？”陈卫国倒是挺和颜悦色的。

陈卫国，这女人对他还是有点印象的，挺好看的一个年轻人，为人也很不错。所以，见着陈卫国那么和颜悦色地问自己，她倒不好摆什么脸色了，规矩地回了句：“他给人干短工，远着呢。但是最多五点就回来了，你们要没事儿可以等等。我这手上还有点活儿，就不招呼了。你们坐哈……”“嗯！”陈卫国点了点头，也不多问什么了，也进屋去搬了个凳子，挨着李老三坐下了。那女人见他们是非要等到自己男人了，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毕竟在乡下，男人的事儿女人一般是不掺和的，就转身进屋干活了，她要编草帽。

“老三，你觉得有点不对？”陈卫国递了一支烟给李老三，又自己点上一支然后问道。

“有什么不对的？”李老三把烟点上后，反问了陈卫国一句。这里风平浪静的，这卫国在想什么？

陈卫国没管李老三疑惑的眼神，自顾自地说道：“你想想看，马愣子是做什么的？是‘穿山甲’啊！”李老三也是个聪明人，不像周大汉和吴胖子那样神经大条，想了一下，立刻就反应过来了。

“你是说，马愣子现在去干短工，他婆娘又开始编草帽有点不正常？”陈卫国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是啊，他去捣鼓两件东西，就比他做短工，在地里干活都强上几倍，而且他婆娘用得着编草帽吗？虽说人不嫌钱多，但这点小钱……”陈卫国的意思很明白了，李老三打断了他的话，半眯起了眼睛，问道：“那你的意思是这里面绝对有猫腻？”“嗯！”陈卫国点了点头。李老三心里一下就蹿起了火儿，妈的，这个马愣子上次绝对跟他撒谎了！想到这儿，李老三半眯起的眼睛，透出的眼神更冰冷了。

“老三，等下，你别动不动就来狠的，先稳住，我心里有数啊！”陈卫国看李老三这个样子，怕他冲动，事先打了招呼。有些事虽然下黑手也有些用，但



是，马愣子多少跟他有些情谊，他不想就那么撕破脸。

陈卫国的话，对李老三多少还是有些作用的，李老三点了点头，算是应着了。

等到下午五点的光景，陈卫国估摸着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就站起来往远处的村口瞄着。再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，马愣子的身影，远远地就在从村口到他们家的必经之路上出现了。陈卫国碰了碰正在埋头看书的李老三，李老三立刻反应过来了，马愣子回来了。

“马愣子！”陈卫国看见马愣子往家走的身影，扯开嗓子就喊了一句。有些事他不想当着马愣子的女人谈，也不想她看见，这让陈卫国有些放不开，所以，他那么喊了一句，目的就是阻止马愣子先回家。

马愣子走在路上，陡然听见有人叫他，愣了一下。这声音是从他家的方向传来的，他就顺着往那边看，远远就看见陈卫国高大的身影还有站在他旁边的李老三了。

“怎么是这两个人啊，日，倒霉！”马愣子有流冷汗的感觉，这样想着，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转头就想跑，第二个反应就是不能跑，他婆娘还在屋里。陈卫国倒没什么，上次那个冷冰冰的书生就不知道了，万一他连女人也打……

没办法，马愣子只好硬着头皮往家走。而陈卫国叫上李老三就迎了出去。马愣子的婆娘也听见这声喊了，出来看了一下，但一想到这是在村里，他们又只是两个人，应该不会怎么样，就又进屋了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她自己也不太清楚，那就是打心眼里觉得陈卫国不是什么坏人。

走到离马愣子家二十米远的地方，两方相遇了，陈卫国任何一句废话也没对马愣子说，直接就冒了句：“去跟你婆娘说，晚上和我们吃饭，叫她别担心，吃完饭就回！”这话陈卫国也没用威胁的语气，说得挺平心静气的，他觉得没必要。

可马愣子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心里有点怕。不仅是因为陈卫国，还因为旁边的李老三，那张扑克似的脸，没啥表情，就那冷冰冰的样子，也挺瘆人。明明挺斯文的一个人嘛，马愣子有点想不通，自己为什么怕他？难道因为上次他来问自己的事儿？但是，他没打自己啊！

在这样有点战战兢兢的想法下，马愣子依言去给他婆娘说了。他婆娘当然有点不放心。马愣子望了望等在门口的陈卫国他们，一咬牙，一脸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婆娘伙，就别瞎操心了！就吃个饭，你在那里乱啥乱！”马愣子婆娘被马愣子那么一吼，心里也有点来气，自己这不是关心他来着吗？竟然还被吼，就转身进



屋了。但她男人既然这样说了，多多少少她还是有些放心了。

出了门，陈卫国就搭上了马愣子的肩膀。这让马愣子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，多少有些惊慌，就惶恐地问道：“我说卫国兄弟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”“去吃饭啊！”陈卫国有些无所谓，也有些好笑地回答道。旁边的李老三倒是一声冷笑，把马愣子直接吓得不敢说话了。

但陈卫国的确也没骗马愣子，还真就直接让马愣子带路，到了村上一家还算像样的饭馆里。

进了饭馆，三个人坐好之后，就把酒菜点上了。等上菜的时候，陈卫国给马愣子扔了支烟，并要帮他点上。马愣子不知道陈卫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好有点犹疑不定地接过点上了。

等酒菜都上好了之后，陈卫国给马愣子倒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哥子你这么怕啥？如果没啥事儿的话，你就不能认为我是来找你叙旧的吗？”然后陈卫国给自己也倒了杯酒，一仰头喝下去了之后，杯子一放，又说出了一句话：“关键是你别怕嘛！”

别怕？马愣子一听这话，怕得都想哭了。他想不明白啊，想不明白。这个两年多以前见着的年轻人，在两年多以后，就感觉变了，变得……怎么说呢？变得有时候，他不发火，你也感觉不能不怕了！

陈卫国说完这句话后，再不多说什么，而是一直招呼着马愣子喝酒、吃菜。其间，他也和李老三聊天，聊的却是些完全跟三头儿无关的话，比如，这两年来老三他们在外面的生活啊，他在监狱里面又经历些什么。

酒至半酣，菜也吃得差不多了，陈卫国忽然叫服务员又上了两瓶酒。这次他没要什么好酒，再说这村野小店最好的酒不过就是老窖头曲。

这次，陈卫国要的是度数极高的古蔺头曲。酒上来之后，陈卫国把盖子一拧开，又叫服务员拿来了三个大碗，哗哗地在三个碗里倒上酒，一瓶酒就这样见了底。

马愣子本来这顿饭就吃得有些战战兢兢，酒也没怎么喝，忽然见陈卫国这样，心里暗叹了一口气，该来的总是要来，今天根本就没可能避得过。

倒好酒后，陈卫国指着装满酒的三个碗说道：“愣子，这三碗酒，等下我们三个就干了。只有陪朋友我才会这样喝。你说吧，这碗酒你是喝还是不喝？”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，马愣子能说什么？他也不是什么酒量不好的人，咬了咬牙，端起那碗酒，喊了声干，就先干了。不管陈卫国要做什么吧，那句朋友算是给足了他马愣子面子，他哪有不喝的道理？



“好！”陈卫国喊了一声之后，拿起自己的碗和李老三那碗来，他们两个也一起干了。

三个人的酒量都不差，但是忽然灌下这三两左右一碗的酒，还是顿了好久，吃了好几口菜，又喝了好几口汤，才缓过这酒劲。

“愣子，男人不能没个朋友，所以，朋友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重要的，那你认为在男人心里比朋友更重要的是什么？”酒劲缓过以后，陈卫国忽然问道。

马愣子被这没头没脑的话搞得一愣，想了半天，才小心翼翼地开口，不确定地说道：“家人？”陈卫国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在我心里，亲人，或者以后的家庭也许都比朋友重要，但，还有一样，和他们一样重要，可以说，在有些时候，比他们还重要……”说完，陈卫国望了一眼李老三。这一眼李老三当然懂其中的含义，心头一暖和，饶是他这样冷漠的人，也不禁动情地说了一句：“那就是兄弟！”

马愣子听了这话一呆，从和陈卫国第一次接触到现在，虽然和这伙人没经常联系，但其间走动也是不少的，包括卫国入狱的时候。所以，他知道陈卫国和李老三这话没半点日白（这词有点吹牛的意思在里面）的成分在里面。白老么那一群兄弟之间极讲义气的事儿，是道上很多人都知道的。

“马愣子，今天你就跟我说句实话，你和那三头儿算不算兄弟？”陈卫国接着说道。

想了半天，马愣子在今天第一次很男人、很肯定地开口了：“算！虽然没你们几个那么好！”听完，陈卫国也不说话，拿起另外一瓶酒，打开，然后给三个杯子分别满上了，这回没整那恐怖的大碗。然后他把酒瓶重重地一放，说道：“我也说算，怎么不算！马愣子，我们三个再把这杯酒干了，当是为兄弟这个词干的，接下来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！”

来了，马愣子拿着酒杯的手轻微地颤了一下，但还是把这杯酒喝了。喝完之后，陈卫国没急着说什么，而是拿过了李老三的包，啪的一声，把一把土枪拍桌子上了。就算是乡野村店，还是有两个简单的小包间的，陈卫国他们就坐了其中一个。所以，这枪摆出来，陈卫国并没有任何心理负担。

马愣子一看这阵势，吓得手上拿的筷子也掉地上去了。慌慌忙忙地捡起来之后，他有点紧张地看着陈卫国。说真的，他越来越觉得看不透陈卫国了，前一分钟还好好的，怎么……

“刚才我说了，在我心里兄弟是最重要的。所以，马愣子，我也承认了，